

子虛先生烏有鄉

子

虛

先

生

在

烏

有

鄉

浙江小说

10 家

子虚先生在乌有乡

子虚先生在乌有乡

东君

作家出版社

— 东君自选集 —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子虚先生在乌有乡：东君自选集 / 东君 著. -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8.2

(浙江小说10家丛书)

ISBN 978-7-5063-9915-9

I. ①子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30595号

子虚先生在乌有乡：东君自选集

作 者：东 君

统 筹：张亚丽

责任编辑：赵 超 周 茹

装帧设计：薛 怡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：河北画中画印刷科技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×230

字 数：261千

印 张：18.75

版 次：2018年2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915-9

定 价：42.0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子虚先生在乌有乡 / 001

木石居主人、房地产商姚碧轩过了旧历年就将衣锦归乡了。吃了分岁酒，他便带着一家老小坐车来到报恩寺……

出尘记 / 045

话说从前，有个持刀的男子阔步走进我们村上的小酒馆。店堂内只有零星几个闲客，他们的目光与刀子对接上之后……

苏蕙园先生年谱 / 103

先生名愚溪，字蕙园，号铁琴叟，别署万梅斋主人、枕山堂来客。生长于东瓯城驷马街。苏氏始祖苏三白，原籍会稽……

阿拙仙传 / 149

我们村上的人听说，日本人要来了，一片哗然。乡长说，这一回，日本人是穿西装打领带、带着礼物过来的……

听洪素手弹琴 / 205

夏日的某个礼拜六，徐三白奉师命飞赴上海，看望师妹洪素手。徐三白的老师顾樵先生还特意让他带去了一张古琴。

黑白业 / 227

苜蓿街的人管年轻的和尚不叫和尚，而是叫和尚子。洗耳就是竹清寺的和尚子。和尚子，过来吃一碗茶吧……

C O N T E N T S

范老师，还带我们去看火车吗？ / 251

林大溪的女人死在林小溪的床上，林小溪死在林大溪的女人身上。凶手不是林大溪，而是林小溪的女人。

拳师之死 / 277

拳师死后一个月，他的女人在深夜里听到了沙袋漏沙的声音。她身边的男人也听到了沙袋漏沙的声音。

C O N T E N T S

A series of thin, dark, wavy lines that originate from the top left and curve downwards and to the right,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. They are layered, with some lines appearing closer to the viewer than others.

木石居主人、房地产商姚碧轩过了旧历年
就将衣锦归乡了。吃了分岁酒，他便带着
一家老小坐车来到报恩寺……

子虚先生在乌有乡

设计初步阶段

D O N G J U N

Z I X U A N J I

Z I X U X I A N S H E N G

Z A I W U Y O U X I A N G



1

木石居主人、房地产商姚碧轩过了旧历年就将衣锦归乡了。吃了分岁酒，他便带着一家老小坐车来到报恩寺，跟几个政界和商界的朋友约齐了，准备烧头香、撞吉祥钟。姚夫人究竟是体己，给他买下了报恩寺的头十二槌钟。报恩寺的钟是有些年头了，钟声悠远，可传好几里。每逢新年，报恩寺照例要举办迎新撞钟活动，一百零八下钟，传出的已不是青铜之声，而是被放大的铜钱的声音。有此一说，一百零八下钟是指一百零八种烦恼，敲钟便是为了消除烦恼；也有一说，一百零八下钟是指十二月、二十四节气、七十二候的总和。所以，报恩寺的吉祥钟便分成三段来卖，姚碧轩要的是头十二槌，一一分赠给几位朋友，剩下的，就让别人分摊了。敲完了钟，姚碧轩让夫人去招呼那些朋友，自己一人抄小径去了后院一个僻静的地方。后院还保留一些旧式建筑，有明代某位高官的读书堂的门台一座，清代县学泮宫牌楼一座，池边还有一株老桂，听说是某位高僧手植，但最古老的还是一座宋代的精舍。那里面只住一个和尚，法号聪辩。这座精舍很古

怪，没有门，窗子代门，人要佝偻着腰进去。

姚碧轩站在门口有礼貌地问了一声，大师在否？没有人应答，但里面传出了聪辩法师念诵经文的声音。姚碧轩推开门，躬身进去。他把一个红包放在案角，默不作声地站在书橱前翻书，低头时，瞥见聪辩法师的脚下有一个钵盂，内有一只背上长着绿毛的乌龟，脑袋一伸一缩，仿佛也在听经。聪辩法师做完了功课，站起来，指着书橱里的佛经，自鸣得意地告诉他，这几个月他云游四方，从扶风法门寺、普陀山普济寺、姑苏寒山寺、天台山国清寺等地带回了十几部佛典。还有几部，就出人意料了，是基督教的书。姚碧轩指着一本意大利神学家的书，惊讶地问，你为什么会看这些书呢？聪辩法师笑着说，有些事你不能问，一问便俗。姚碧轩又指着那只绿毛龟问，那么，这位“贵客”又是从哪里带回来的？聪辩法师敛了笑容说，这是昨日我在路边摊头发现的，只剩下它一只，很是孤苦，就买了过来，也好陪我过年。你瞧它抬头的样子，好像也能听懂我在念什么。有时想想，我成天躲在这个小阁楼中，不问世事，一心事佛，不正像这只钵盂里的乌龟么？我倒是很愿意拿乌龟自比的。姚碧轩说，你在这座寺庙里研修佛典这么多年了，不见得以后能当得上方丈，还不如随我去一个地方，我给你修一座寺庙，让你做一方之主。聪辩法师伸开双手，坦然一笑说，你看我这里，高一丈，长一丈，住的已是方丈之室，还要做什么方丈？聪辩法师把一根沉香线放入炉中，转身说，你好像有什么心事。姚碧轩坐了下来，说，是的，这些年我做房地产生意，让猪油蒙了眼睛，幸得大师指点，使我能在尘净之间有所领悟。现在我也上了年纪，有了落叶归根的念想，这回回乡，就是要为家乡做点功德。这些年，姚老板赚了满盆满钵的钱，太多了，怕压身，所以见好就收。这钱既然收了，就要找个可放处。放到哪里去？这是个问题。聪辩法师说，我在佛教网上查过一份资料，说你老家那边有一座很有名气的古庙，可惜现在已是香火冷落，你若是有心，就把一部分钱舍到那座寺庙里去。舍得舍得，有舍才会得。姚碧轩叹息一声说，以我手头的钱，可以造上百座庙，但未必能请得动大师您。聪辩法师心中一

凛，双手合十说，姚居士，我们不如坐下来杀一盘棋。姚碧轩呵呵笑道，新年说杀字，似乎不吉利。聪辩法师摆摆手说，不妨不妨，佛家的禁忌太多了，不能杀人杀狗杀鸡杀鸭杀乌龟杀蚂蚁，在棋盘上总是可以杀的吧。姚碧轩也盘腿坐了下来，说一声，好。聪辩法师执黑，姚碧轩执白，聪辩法师照例要让三颗子。下完了棋，聪辩法师收起棋子，笑道，我知道你请我出山要做什么了。

正月初三那一天，木石居主人、房地产商姚碧轩带着车队浩浩荡荡地向自己的老家进发。姚宅深藏在大隐山的深山之中，地图上恐怕也难找。这个村子有点神奇，乱世的时候，刀兵不侵，遇上凶年，也不歉收，但在太平盛世，反倒成了贫困村。姚碧轩人还没回家，早已派人打通了山路，修好了桥梁，造好了“木石居”。所以，车队刚到村口，县长、乡长、村民早已列队迎候，跟迎财神似的。到了牌坊口，就没有可容车辆通行的大路了。古时的县官到了这里据说也要停轿步行的。姚碧轩下了车，约步行两百步才进了村中。一股久违的气息随即扑鼻而来。那是腐烂在泥土里的草木的气息、花的气息、牲畜的吃食和它们拉出的粪便的气息，在那一瞬间把他鼻孔里的记忆全都激活了。在这里，随便打开哪一扇门，仿佛都能看到童年的影子；那些久远的贫穷和酸痛现在回想起来仍是美好的。所谓近乡情怯，就是忽然发觉眼前的一景一物浑然不似念想中的样子，好像在哪一处有点走样了，但又说不上，总之，是让人心底怯生生的，亲近不了。姚老板刚刚踏上故土，就跟舍舟登岸一样，双腿和脑子还有一点不着实的感觉。他的心神还没安定下来，县里头的官员和村支书们已上来迎接了。在鞭炮声中，姚老板也甩开大步上去跟他们一一握手。后面还跟着两个秘书，向大家分赠姚老板的一本新著。大人小孩都围了过来，仿佛上学堂领新书一般。领到书的，都啧啧称赞，说这书真厚。

姚碧轩向村上的人介绍聪辩法师时，他们都只是冷冷地瞥上一眼，也没上去握手。聪辩法师看到那些住宅门口张贴的十字架，就知道为什么了。聪辩法师无人关注，乐得自在，便从喧闹中抽身出来，

绕到一个空旷的地方，看看四面的山形。姚老板手下的人好奇，问他看什么，他指指点点说，这里的山，脉线很长，而且是大开大合，可收旺气。要知道，聪辩法师还是房地产风水师，姚碧轩相中一块地，先要让聪辩法师勘测风水，做成了之后还要请他给楼盘立向、定向，这样或那样，都是由聪辩法师铁口直断。这些年来，姚碧轩经手的楼盘之所以从未死盘，大半得力于聪辩法师的指点。那本大讲特讲风水文化与房地产开发的书，虽说是木石居主人姚碧轩著，其实是聪辩法师在竹榻蒲团间挥笔写就的。

聪辩法师正在看山脉时，姚碧轩的助理递上了一个钵盂，打开盖子，说，“糊涂先生”安然无恙。聪辩法师看了看，说，等一会儿到了住处，你就把它放在我的房间。“糊涂先生”是聪辩法师给那只绿毛龟起的绰号。至于它为什么叫“糊涂先生”，谁也不晓得。

山居的日子赛神仙，但人间烟火还是要的。开灶之初，姚老板做的第一件事是按照乡俗，烧了一大壶茶水分赠邻里。第二件事就是煎药。姚老板看上去身体硬朗，满面红光，不带一丝病色，却偏偏要吃药，这就让人费解了。秘书小周问他吃的是什么药，姚老板便以卖弄学问的口吻说，我与常人不同，人家是有病吃药，无聊读书，而我是有病读书，无聊吃药。姚老板把煎好的药端到阳台上，坐下来，怡然自得地看着四周的山景。小周提着一份文件走过来，请他批示。姚老板皱了皱眉头说，住到这个清静的地方，我宁可拿这样一份让人头痛的文件换三帖苦药。把文件夹往茶几上一撂，做闭目养神状。小周带着几分尴尬说，这份文件是老板娘发来的，十分重要。姚老板看到小周温柔沉默地站着，双手垂挂，像一株宁静的小树，心里忽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又拿起来看了几眼。他看文件的时候目光不由自主地滑到了小周身上。这让小周有些不安地绞动双手，好像她在什么地方做错了事。小周并不算漂亮，但她有一双漂亮的手，纤长、柔嫩、白净，这是一双适合给老板递文件的手。这样的手，只能看，不能摸，一摸，就毁掉了。毁的不是手，而是欣赏这双手的好心情。有人说，秘书就是一本秘密的书，是供老板一个人看的。姚老板同意这种



说法。姚老板的床头倒是真的放着一本秘密的书，他一直没有翻看，却对它敬若神明。那本书被一层塑料薄膜严严实实地包裹着，还没有撕开，只是静静地摆放在枕边，如同神赐之物，临睡前他只要瞥上几眼，便可以安枕了。小周的手就是这样一本书，也是可以让人心神安宁的。姚老板谈不上有什么恋手癖，只是习惯于让一些东西通过小周之手转交给他。这样的感觉实在是好极了。小周见姚老板目光走神，就提醒了一句，姚老板立马回过神来，把文件草草看了一遍，沉吟片刻，又细细看了一遍，抬起头，摘下老花镜，吩咐小周说，你去请聪辩法师过来一趟。小周说，聪辩法师出去了。姚老板问，去哪儿了？小周说，游山玩水去了。姚老板微微一笑说，我知道他要做什么了。这里没你的事，下去吧。小周转身离开，姚老板打开茶壶，一缕细小的茶烟袅袅升起。姚老板的目光顺着烟指的方向望去，心底忽然生出一种向往，那里，应该有很多白云，几个不太讨厌的老和尚，可以谈谈禅的。

2

聪辩法师带着一架照相机，独自一人向后山走去。走到半道，天气骤变，下起了雨，聪辩法师打起了早已备好的雨伞，继续前行。绕过一条狭窄的小道之后，山形豁然开敞，那里有一条小河，弯弯曲曲流向山外。对岸起了烟雾，隔河如隔世了。有钟声从雨雾里传来，十分清越。聪辩法师沿着一道板桥走过去，看见了一座破败的寺庙。寺庙周围散落着一些残垣断壁，隐约可见旧时规模庞大的寺址。聪辩法师拿起照相机照了一圈，然后踩着瓦砾走过去，门口横着一块石匾，上题：梅林禅寺。诵经堂里只坐着一个老僧，正在编织草鞋。雨水从屋顶的漏洞滴下来，正好落入一个大镬里，叮咚作响。大镬似乎也有漏，就搁在一个捣臼上。聪辩法师向前施礼后，忽然朗声念道，有漏有漏，有漏皆苦。漏是禅家的话头，指的是烦恼。老僧抬起头来，还了个礼问，你说的是哪个漏？聪辩法师指着屋顶说，是屋漏。又指着

大镬说，也是镬漏。老僧说，我数着屋漏，便如数着佛珠，不觉着苦。聪辩法师拣了一个稍稍干净一些的蒲团坐下，对老僧说，梅林禅寺，徒有虚名，现如今不见梅林，也不见像样的寺庙，你还守着做什么？老僧说，这里什么也没有了，但还有一门禅风。聪辩法师说，这梅林禅寺是天造道场，就这样败落了未免可惜。如果有位居士要在这里重新盖一座大殿，你意下如何？老僧说，有一寸土即是寺，何须恁大的寺庙？聪辩法师觉得这个老僧说话不简单，就向他请教法号。老僧说他没有法号，这里的人都管他叫郑头陀，因此他就叫郑头陀了。郑头陀说自己在梅林禅寺住了整整一个甲子，他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当逃兵逃到这里的，本意是借寺庙躲一躲的，不承想竟躲了一辈子。郑头陀说，他刚来的时候正是寒冬，天上飘着大雪，他进庙找膳宿，却发现里面的和尚早已跑光了，不留片席，也没有一粒米。他又饥又冷，躲在一尊佛像下面的稻草堆里直哆嗦。到了三更，冷风挟着雪花从墙洞口吹进来，他冻得不行了，蜷成一团，求佛祖赐给他片时的暖和。就在这时，佛像的一只木质手臂忽然掉了下来，落在他跟前，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拿来就当木柴烧了，他坐在微弱的火堆旁，总算熬过了那一夜。从此他就在梅林禅寺住下来，还刮掉了三千烦恼丝，自称头陀。现在，这座庙里就四个和尚，除了郑头陀，还有三位分别是石头陀、王头陀和裴头陀。郑头陀指着门外边屋檐下一个正在接雨水的老僧说，喏，他就是石头陀。石头陀极瘦，直似骷髅上裹肉，肉外裹布。他是个聋子，绰号“木耳师父”，意思是说他的耳朵像是木头做的，不中用。石头陀不礼佛，不念经，只是偶尔手持扫帚，但从不扫地。落叶齐阶，也不扫。照他的说法，狂风一吹，落叶自然飘走，不飘走的，迟早也要腐烂。人安于懒性，也便莫名其妙地带上几分仙气。聪辩法师走到门外跟他打招呼，他没理会，或许是因为耳朵听不见。聪辩法师很想见一见另外两个头陀，于是就向郑头陀打听。郑头陀说，王头陀就在钟楼里，裴头陀不在，恐怕是又去吃酒了。聪辩法师说，我方才听到钟声，才晓得这里藏着一座古庙，这钟听起来似乎有些年头了。我细数了一下，钟声长达百秒，是上好的古钟。郑

头陀说，看来你是行家，这古钟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，我们四个老家伙的年龄相加起来也没有它老，我不妨带你去看一下。上了钟楼，见过撞钟的王头陀，各自行了礼。聪辩法师夸王头陀撞钟撞得好。王头陀说，我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已，这僧家岁月，譬如经书上说的猕猴骑土牛，实在是虚度了。聪辩法师问他，在这座寺庙驻锡已有多少个年头了？王头陀不假思索地答道，三十四年零六十三天。聪辩法师不由感叹说，当和尚每天撞好钟也不容易啊。聪辩法师拿起手中的照相机，给两位头陀各自照了一张相。

下过了雨，天青地白，水满捣臼。聪辩法师挟起雨伞，对郑头陀和王头陀说，我就住在山那边的姚宅，以后有空我还会再来。郑头陀双手合十说，不送。出门时，聪辩法师向石头陀行了个礼，石头陀却拿起了一把扫帚，在后面扫着。他扫的是聪辩法师的脚印。

过了些日子，有个菜农在梅林禅寺附近挖出了一块石碑，上书：三百年后，此庙必当重兴。立碑时间是康熙年间，有人掐指算了算，三百年后正好是这一年。这一天中午，聪辩法师带了一坛酒和一个布包来到梅林禅寺。裴头陀远远就闻到了酒香，跑出山门外大叫一声：阿弥陀佛，有酒吃了。聪辩法师哈哈大笑说，莫非你就是那位嗜酒如命的裴头陀了。裴头陀还了个礼说，正是，正是，莫非你就是郑头陀常常提起的那位聪辩法师了。二人虽是初识，却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。聪辩法师把一坛酒放在石凳上，跟裴头陀聊了起来。裴头陀说他不贪财不贪色只贪杯，一杯在手，万事可休。聪辩法师念了声“阿弥陀佛”说，我送酒给人，是为他人造业，自家也要受报。裴头陀顾不上什么受报不受报，打开酒坛子就喝上了。喝了一口，咂咂嘴说，这酒味道厚实，少说也陈了二十年，你一个出家人怎么会藏有这样的酒？聪辩法师说，这酒的确是陈了二十年，原本是用来泡制一种药物的。裴头陀也没心思听他说话了，又拿起酒坛子连喝了几口。村上的大家都知道，裴头陀有一种本事，喝完酒后就开始背经文，而且一字不漏。因此，他喝到三分时，聪辩法师就照例请他背经文。裴头陀说，

他先前喝了酒，经文倒背如流，现在上了年纪，脑子长锈了，时常忘词。即便如此，裴头陀还是滔滔不绝地背了两章经文。酒到六七分，他说了句“万言佛经也抵不上一杯黄汤”，就在石凳上打起呼噜来。

聪辩法师又来到诵经堂，郑头陀依旧坐在蒲团上，走近细看，他正在打瞌睡，嘴边还挂着一道口水。聪辩法师在他身边坐了下来，等他醒来。约一炊许，郑头陀张嘴噫了口气，伸了伸懒腰，忽然察觉身边有人，就立马扳直了身体，随手抹掉嘴角的口水。他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聪辩法师，似乎在问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？聪辩法师也不说话，径直打开布包，拿出一块木头，放在旁边的蒲团上。郑头陀问道，你把一块木头放蒲团上是什么用意？聪辩法师“嘘”了一声说，我要是让它在蒲团上放一千年，它就可以得道成佛了。郑头陀嘿嘿一笑说，木头是木头，没有血肉和思想，如何可以得道成佛？聪辩法师反问道，有血肉和思想的人天天坐在蒲团上，难道就可以成佛么？有些人即便天天坐在蒲团上，也像是睡在床上，有些人无论行走卧立，都可以参禅，正如我们念佛号，何必一定是念阿弥陀佛呢？你好谢谢对不起之类的日常用语也是佛号啊。郑头陀忽然站了起来，走到门外，拍着手掌叫道：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

当晚，郑头陀就把蒲团烧了。以后他逢人就说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

没过几天，姚宅村外的山壁上贴出了一份《重建梅林禅寺缘启》。大意是说，宋代名刹梅林禅寺要重建，为此有赖十方善信踊跃乐助，多多益善，少亦无妨，倘得早日建成，凡乐助五百元以上者均立册造碑；凡乐助一万元以上者，荣登龙碑。下面还写着发起人梅林禅寺四头陀的法号。姚宅的人都是信奉基督教的，自然不会乐捐。整整五天，没有一个人响应。姚宅的人都想知道姚老板那边会有什么动静。但姚老板却一直不露声色，直到四头陀亲自登门拜访，直到聪辩法师给他发了一个短信，他才郑重其事地宣布：他必须顺应佛祖的旨意，重建古刹。

梅林禅寺推倒重建，全是姚碧轩一手出的钱。寺庙的砖木早已是不成样子，瓦片也酥松得像饼干似的。唯一值钱的是一块古碑和一口古钟。姚碧轩查过县志：说此钟的金属配方得自寒山寺，重四吨，铜占六分之五，锡占六分之一，钟声长达一百二十秒。有了这口古钟，寺庙就有许多说头了。那块写着“梅林禅寺”四字的石匾经过重新刻印，被说成是康熙皇帝书额赐名的。姚碧轩姚老板还请来本村才子“北山野老”姚宗晦，把这些事都写进一部正在修纂的村志里面。

一年之后，梅林禅寺重建竣工，殿大，佛大，钟大，鼓大，宝鼎大，号称东南第一名刹。四方风闻，缅甸送来坐式、卧式玉佛各一尊；泰国送来金身小佛像一尊；还有一些寺庙送来了手抄佛经、石刻佛经、血书佛经数部。主持这项工程的聪辩法师自然就成了方丈，姚老板还特地为他举办了十分隆重的晋院升座大典。此后，来梅林禅寺参访、游览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。聪辩法师脑子活泛，给那些善男信女安排了“一宿禅”的活动，说是要让他们感受佛门清静，体验修行清苦。善信的功课也由聪辩法师安排：中午在素菜馆用餐，品尝素面、素鸡和其他素菜浇头；下午二时由寺僧陪同放生，诵放生仪轨；五时用餐，晚上七时做晚课，课后禅茶，听禅师说法，事毕入住僧寮；次日清早参观钟鼓楼，逛寺庙，最后便是让他们购买佛具，“满载佛陀加持而去”。

3

建庙之初，管理还很乱。库房、寮房、衣钵寮、客堂、禅堂等都要有一个主管。梅林禅寺的四大元老自然是在优先考虑范围之内。聪辩法师推荐王头陀、石头陀、裴头陀和郑头陀担任执事，但王头陀推辞说，老朽无能，平素只会做三样事：撞钟、穿衣、吃饭；石头陀呢，更不用说了，拿着扫帚不扫地，拿着佛经不诵佛，一听说要他管衣钵寮，就赶紧走开了；裴头陀嗜酒如命，一杯在手，哪里还会在乎佛事；郑头陀听说要他当都监，就瞪大眼睛问：要我天天坐蒲团么？